



The Biography of Jim Morrison

此地无人生还

no one here gets out alive

[美]杰里·霍普金斯 丹尼·萨格曼 著 董楠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biography of
Jim Morrison
此地无人生还

No One Here Gets Out Alive

[美]杰里·霍普金斯 丹尼·萨格曼 著

董楠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地无人生还/(美)霍普金斯 (美)萨格曼著:

董楠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14-04777-9

I. 此… II. ①霍…②萨…③董 III. 莫里森—传记

IV. 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111 号

No One Here Gets Out Alive

Copyright © 1995 by Jerry Hopkins and Danny Suger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089

-
- 书 名 此地无人生还
著 者 [美]杰里·霍普金斯 丹尼·萨格曼
译 者 董楠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新创连环画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777-9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致艾林、尼基和丽贝卡

——杰里

致瑞和吉姆

——丹尼

此地无人生还
NO ONE HERE GETS OUT ALIVE

这么说吧，

我探寻真实的边界，
并对其结果感到好奇。

就是这样：

只是好奇而已。

——吉姆·莫里森

洛杉矶，1969年

前言(第一版)

吉姆·莫里森几乎在生前就已经成为神话般的英雄——毋庸置疑,他曾是活着的传奇——而他的死亡则充满神秘色彩,并且一直为人们所猜疑,这足以使他跻身于那些天赋异禀而饱受创伤,不堪生命的重负并为之燃尽激情的艺术家们的行列——譬如阿尔图尔·兰波、夏尔·波德莱尔、莱尼·布鲁斯、迪兰·托马斯、詹姆斯·迪恩、吉米·亨德里克斯等。

本书并非旨在巩固抑或消解这一莫里森神话,只是试图提醒人们,吉姆·莫里森以及大门乐队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传奇,他们的传奇深深植根于生活与事实的土壤。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与人们所熟知的神话严重抵触,另有一些则与其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这个人本来就是如此。

我个人相信吉姆·莫里森就是神。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样说未免过分,至少也是非常怪异的说法。是的,莫里森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而我们的神性就在于我们自身的创造。我想说,我认为吉姆·

莫里森是现代社会里的神祇，啊，最起码也该是一位君王。

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人真正的了解还很少。尽管身为大门乐队的一员，他的音乐仍在不断吸引着新的听众，但他真正的才华与灵感却往往遭到彻底忽略。在逮捕拘役的丑闻与演艺生涯的辉煌之下，这个人真正的形象却在人们视野中日渐模糊。

吉姆·莫里森改变了我的生活。他也改变了杰里·霍普金斯的生活。事实上，他改变了周围很多人的生活，不仅包括那些曾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出现的人们，也包括众多接触过大门乐队的音乐与歌词的人。

本书仅是对吉姆生平的一个概述，并非阐释他的意义。但一旦我们了解某人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后，我们也必然能够对他有某种深刻的省察。

追溯到最初的1967年（那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开始听说吉姆·莫里森的时候）去深入了解他绝非易事。这不仅是对灵魂的探索；要了解吉姆，你必须自愿选择以旁观者的身份深刻进入他的生活。摇滚乐总是制造很多关于了解和认识的混乱，但吉姆却并非一个旁观者。他曾经说过：“很好，我们喜欢摇滚乐。它伤害我们，如同地狱，但它远比你的旅程更加艰苦卓绝，也更加真实。”他不懈地抨击父母、教师，以及这片国土上其他权威的形象，不是做出拐弯抹角的暗示，而是一针见血地强烈谴责令人愤怒的虚伪。

然后他向我们展示真相：“当你是陌生人时，人们是冷漠的，当你孤独时，他们的面孔也变得丑陋。”而他告诉我们一切本应当是：“我们本可以很好地相聚，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应当缔造的世界：那是肆意

放荡的生活，没有哀伤悲苦，只有胆识和冒险，邀约与创造。”他集情感、愤怒、优雅与智慧于一身，却从未尝试过与世界妥协的道路。

深入事物的本质绝非吉姆所关心的，当然他也并非擦边而过，浅尝辄止。他唯一的动机是要突破，超越一切。他阅读那些曾经超越生命的人们的作品，深信这是有可能的。他还想携我们与他同行。“我们将在夜晚进入这些门，”他唱道。在大门乐队最初的魔幻般的那几年里，吉姆与乐队确实曾引领听众们短暂地窥见了另一个世界——一片超越善恶的国土，一个丰美如戏剧般的音乐王国。当然，超越至彼岸的终点就是死亡。

人类可以短暂地跨越分割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的藩篱。吉姆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那里疯狂地挥舞着手臂，召唤我们与他同行。但不幸的是，我们似乎并不像他需要我们那样地需要他。显然，对于那个他打算携我们同去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很想看着他，我们也很想跟随他，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做到。而吉姆，他是不能停下来的。于是他只得离开我们，独自前行。

吉姆不需要人们的帮助，他只想帮助人们。我不相信他是如很多作者而言，走在“死亡之旅”上。我更相信吉姆的旅程关乎生命——不是短暂的生存，而是永恒的至福。如果必须通过杀死自己才能到达或接近他所定义的那种境界，他也必会欣然前往。如果吉姆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曾经心存悲伤，那或许是一种本能的痛苦与对肉身的执著。但他毕竟是主宰者与梦想者，对这一切能够有更好的认识。

你即将读到的这个故事可能像是一场悲剧，但对于我却是一个关于解放的故事。尽管吉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可能会有沮丧和挫败

此地无人生还

的感觉，但我相信他也必然体会着快乐与希望，平静地了解到自己即将回到家中。

吉姆如何死去并不重要，他如此年轻就离开了我们，这也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吉姆·莫里森曾经活过，他生存的目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发现你自己以及你所有的潜能——吉姆正是这样做的，他那短暂的一生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一切。而我已经啰嗦了太多。

这世上再不会有他这样的人。

丹尼·萨格曼

贝弗利山庄，加利福尼亚

1979年3月22日

前 言

尽管众神的宠儿年轻早逝，他们却仍然在众神的行列之中永生。

——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

大门乐队在某种程度上是摇滚界的一个异数。在他们的全盛时期，他们的音乐不是民谣，也不是爵士。尽管有些摇滚评论家把他们的音乐称为“迷幻摇滚”，他们却并不与旧金山那些遵循“爱与和平”的迷幻摇滚乐队，诸如“杰佛逊飞机”、“感恩之死”和“水银使者”等等为伍。尽管他们曾有三首歌曲登上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他们与英伦摇滚入侵和一般的流行音乐也绝无相同之处；尽管纽约对大门乐队敞开怀抱，视如己出，他们同“地下丝绒”的关系亦是若即若离——尽管两个乐队都有若干黑暗阴郁的音乐主题。他们甚至也不属于那个时期统治着洛杉矶的民谣摇滚，诸如“飞鸟”乐队和“水牛春田”乐队中的一员；就算置身于那些摇滚界的顶级人物，诸如埃尔维斯·詹妮斯·乔普林和亨德里克斯之间，他们亦可自成一格。正如有一次吉姆自己说

过的，他们是“一个奇异而神鬼出没的世界，暗示着崭新的狂野西方”。

想了解吉姆·莫里森，就必须了解大门乐队，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大门乐队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是钻石闪闪发光的一个棱面。大门乐队一次巡演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主持人登台介绍道：

“女士们先生们，”他对观众们说：“欢迎吉姆·莫里森和大门乐队！”观众席上传来一片掌声。

当主持人从台上走下来时，吉姆把他拉到一边说：“啊，伙计，你回去把我们的名字纠正一下。”

主持人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了？我怎么说错了？”

“是大门乐队，”吉姆说，“我们的名字是大门乐队。”

这支乐队秘而不宣的目标之中从不缺乏音乐的炼金术——他们意欲史无前例地把摇滚与诗歌、戏剧杂交，嫁接起来。他们想直接进入“宇宙意志”，把表演者和观众联合起来。不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决不会满足。对于他们而言，这意味着冒险，而不是什么投机取巧的花招。没有什么刻意的舞台设计或特别的效果——只有赤裸而危险的真实，以音乐的能力冲破幻境的屏障，把人们从沉眠中唤醒，唤起他们永恒的力量。

大门乐队不断追求他们的缪斯——也就是说，吉姆·莫里森追求他的缪斯，而整个乐队追随着他；乐队与他同在。吉姆相信，一个人是不可能轻易取悦缪斯的；作家或艺术家的力量不仅在于他们的创造力，也在于他们吸收的能力，艺术家的职责所在就是尽一切可能增进他的吸收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19世纪末的著名诗人阿尔图尔·兰波曾经宣扬过一种系统化的“各种感官的理性错乱”。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探索未知。”要怎样探索呢？——要不择一切手段。

本书忠实地记录了吉姆对未知的热爱与追寻。吉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经常被当做是威廉·布莱克说的：“有一些事情是人们所知道的，有一些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把这两者分隔开来的正是一扇扇大门。”但是布莱克确实曾经在他的《地狱箴言》中写道：“超越的道路通向智慧的殿堂。”在另一首诗里，他写道：“‘无能’追求着‘审慎’，这富有而丑陋的老处女。”不用说，吉姆并没有追求这位老处女，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才能。他在灵感之中酗酒，叫喊，辩解，哄骗，舞蹈，要把乐队团结在一起，激发观众，把夜晚放在火焰上灼烧，从此刻，直到永远。

令人悲伤的是，吉姆在他从事音乐生涯伊始就确立了这样的目标，这是个人的目标也是乐队的目标，是他的宿命。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自身，吉姆·莫里森都是那种既不愿也不能妥协的人。他的天真和纯洁，他的赐福与苦难，也正在于此。走遍一切道路或死于尝试。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心醉神迷的冒险。他不愿让自己写下的东西伪饰抑或降格，亦不会假做绝望或是狂迷。他不愿仅仅提供娱乐，或作出姿态；他辉煌而绝望，渴望“探询真实的边界”的愿望无休无止地驱使他，去探究那神圣或亵渎的一切。这一切令他疯狂……疯狂地创造，疯狂地追求真理。这一切使他变得轻盈、危险而矛盾。于是他在那曾经一度激发他的灵感，帮助他创造的元素中寻找慰藉——迷醉。

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在他的论文集《戏剧及其替身》(*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中阐释了对峙的理论，这个

理论对吉姆和乐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最有力量的一篇文章里，阿尔托将瘟疫和戏剧行动相提并论，坚持认为戏剧行动必须在观众当中引起一种宣泄效果的观感，正如瘟疫可以净化人类种群。其目的是什么呢？“这样观众就会惊骇醒觉。我想唤醒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吉姆也情愿在上千个夜晚，上千次地高呼“醒来！”，只为将观众们从无意识中唤醒。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去看大门乐队演唱会的时候，我那仅13岁的灵魂从深处感到极度骇异，我想：这个家伙非常危险。有些伤害将要发生，多半就是他。要不就是我。或者我们所有人。“此地无人生还，”他在《五对一》(Five to One)中这样唱道，当你开始面对这种恐惧——或者在《结局》(The End)中感受到那种亵渎神圣的恐惧——某些东西将会在你内心产生。直面结局那永恒的微光。那场演唱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知道，不会有比这更好、更真实的事情了。今天，时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仍然能够找到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虽然仍无法说清1967年的那个夜晚，什么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但我知道那是种超越的感觉。吉姆·莫里森改变了我的生活，他也改变了杰里·霍普金斯的生活。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他具备这样的魔力，吉姆·莫里森，Mr. Mojo Risin。

“神秘的节日是令人难忘的事件，将它们阴影降临在个体的整个余生之上，创造能够改变存在本身的体验，”亚里士多德如是写道。在“大门”乐队的演唱会中，吉姆的表演如果在成功的状态下，正是创造了这样一种改变。

普鲁塔克(Plutarch)曾尝试着以一个比喻描述死亡的过程：“徘徊

歧途，在黑暗中走上令人惊怖的迷路，不知去向何方，之后充满各种恐怖事物，充满惶恐和惊异的终点突然在面前出现。”魔力般的舞乐与神圣的词句交织而过，之后，“这被死亡接纳者，从一切束缚中被解放，解脱出来了，他到处行走，与其他神圣纯洁的人们共同欢庆节日，俯视那些未被接纳的芸芸众生……”

如下这些词可以描述大门乐队在他们巅峰时期的力量：骑着蛇，巨蟒，古老的原型，奇异而令人不安的熟悉感，有力的召唤，富于感官之美且邪恶，强大，可怕。当吉姆强调着念出“凶手在黎明之前醒来/他穿上了靴子/从古代画廊里拿出面具/他走进大厅……”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走入那座大厅，带着畏惧，几近麻痹，却无力停步，当音乐在我们身边交织为一张歇斯底里的大网，把我们越裹越紧的时候，莫里森演出了那场弑父奸母的悲剧，那种恐怖而无法言喻的折磨。我们看到了，我们感觉到了，我们都在那里。我们仿佛被催眠了。“真实”张开了它多孔的胃，把我们整个吞噬进去，而我们仿佛在另一个空间颤栗。而莫里森是那唯一的导引：“我就在这儿，我也会去那里，放松下来，我们要突破了……”然后我们就真的突破了一切。

“迷失在罗马痛苦的旷野。”这不仅仅是一句诗行，这是此刻的墓志铭与集体无意识的底片。这个象征是永恒的，词句中充满千年积累下来的意象与能量，如今，它们又重生了。

在乐队成立早期，吉姆曾经尝试对一个记者解释过这些：“每次大门乐队的演唱会都是我们发起的一场公众聚会，其间进行一种特殊的戏剧对话。当我们表演的时候，我们是在创造一个世界，并且同观众们一起庆祝。”

吉姆在飞去巴黎并在那里逝世的前不久，曾经交给我一份东西，后来这份东西成为他生前对媒体的最后自白：“对于我来说，那些所谓的‘表演’并不是真实的行为。它们同生死有关；是一种沟通的尝试，企图把众人引入一个思想的私人世界。”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众多的乐队都在歌唱爱与和平还有迷幻药，但是大门乐队有所不同。就算是音乐与恐慌的潘神那些祖母绿色的夜晚，也不会比大门乐队的音乐更加辉煌灿烂——那是令人窒息而迅捷的《别碰地球》；充满原始恐怖的《蜥蜴的庆典》；《结局》中俄狄浦斯的梦魇；《无风带》中不和谐的折磨；《我无法在心里看到你的容颜》中焦灼的低音；《风信子屋》中疲惫而迫近的末日感与《水晶船》中迷人的丧失意识。

当音乐结束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一一些静寂，一种庄严，一种和生命的关联与对存在的确认。大门乐队向我们展示了地狱，却藉此把我们带入天堂。他们为我们唤醒死亡，却使我们感受生存。他们让我们面对恐惧，却解放了我们与他们一起欢庆。他们确证了我们的无望与悲哀，却藉此使我们得到自由。至少他们是努力要达到这种效果。

神话秘仪中古埃及女神伊西斯与重生联系在一起，一份古老的文献中这样写道：“我已迫近死亡前沿，我已望见珀耳塞福涅的门槛，我经历了所有风风雨雨，如今终于回返，我看到午夜的太阳，闪耀着白色的炽光，我离上界与地府的神祇俱是愈来愈近，我在他们身边膜拜着他们。”

这一切都发生在夜晚。有音乐、舞蹈，还有表演。演唱会就像是仪式与入会式。符咒被念出。上万年来寓居在苍穹之中并隐匿在我

们体内的非凡的元素被释放,只等待一次觉醒。

当然,迷幻药和酒精可以促进这些事物的显现。一位希腊音乐学者把酒神的入会仪式描述为一种净化:“酒神入会仪式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生命中阴郁的焦虑或某些不幸以仪式上的旋律和舞蹈清扫干净。”

有这样一种奇异诱人的幻景,来自支离破碎的古老异教神话:黑暗与光明,痛苦与狂喜,牺牲与至福,酒与谷穗(或是致幻的菌块)。对于古人们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有一些大门通向隐匿的空间,只有执著追寻的人才能将这些门打开。这样的希冀与需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吉姆·莫里森知道这一点。就我所知,莫里森是第一个指出摇滚乐的神秘暗示与原型力量的摇滚明星,并且指出摇滚演唱会具有仪式的属性。因此,媒体才把他称为装腔作势的傻逼:“别装得那么一本正经啊,莫里森,不就是摇滚乐吗?你不就是个唱歌的吗?”

吉姆知道他们是错的,不过他从不争辩。他知道当评论家们侮辱他的时候,他们也是贬低了观众们。吉姆知道音乐是一种魔力,而表演是一种崇拜,他知道节奏可以使人自由。吉姆清楚那些仪式上的节奏与音乐的历史联系,因此,大门乐队那些富于超越性的演出绝非偶然。

吉姆从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警句里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对生命说是。”(say yes to life)我从不相信吉姆的一生如许多人所称,是走在死亡的旅途上;他究竟选择了生抑或死,迄今也难有定论。当然吉姆是选择了生命的强度,而非长寿,成为尼采所谓的“从不